



洗山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道勇

1

秋日的周末，雨雾蒙蒙，忽晴忽雨。凡是驴友，一般不会放过这么清爽的日子，要去远山踩一踩风景、探一探秘境才称心。

我们决定去探访金佛山石人喂金鸡的故事。石人喂金鸡位于金佛山北坡狮子口东侧，山高且险，不是资深驴友是无法登顶的。山间本没有路，因为去的驴友多了，也就被踩出一条山路来。

周六清晨五六点钟，临时组建的微信群就开始响起来。大家约好七点半在南川城某路口集合。开车的驴友顺路接上伙伴，大家整理好行装，带好水和干粮，准点出发。

从南川城到三泉，一路高速公路，十多分钟就到了。从三泉到大河坝刘家铺子，蜿蜒的山路，伴行在龙骨溪畔。车子进入金佛美庐十里画廊峡谷，两侧高山耸峙，谷底溪流淙淙。云雾在山林间时隐时现，“犹抱琵琶半遮面”，欲雨还晴。凉风吹进车窗，驴友的防晒衣被风吹出，在山间飘扬，像彩色的旗子。

刘家铺子古称大河坝。大河坝往上，是高大的金佛山狮子口，左边是溜沙坡，右边是独马头。独马头如一匹昂首长啸的骏马，气势宏伟。独马头身后就是金佛山北坡大睡佛台的绝壁，它犹如金佛山大佛的前卫将军，守卫着金佛山的门户。独马头及远处的山峰，笼罩在蒙蒙云雾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众驴友穿起风雨衣，背上行囊，形成一个纵队，从刘家铺子往扇子坪方向攀登，像一道山间的彩虹。以大河坝为起点，往上有扇子坪、石身坪、洋芋坪等，这一带的人们，在陡峭的山坡上因地制宜，

以坪、坝为安身立命之所，开山种粮，自给自足。20世纪30年代，南川留美博士刘雨若在此建立金佛山垦殖实验区，开启了近代金佛山开发的序幕。

从大河坝登狮子口，翻越大垭口，是古时穿越金佛山的一条大路。清末，重庆被迫开埠，金佛山的生物资源也引起了西方生物学家的关注，他们擅自进入金佛山，采集了大量生物标本带回国研究。资料显示，英国人爱德华于1881年首次翻越金佛山，成为翻越金佛山的西方第一人。爱德华翻山的路线就是从独马头下的大河坝经洋芋坪翻上大垭口到达金佛寺的。当时，爱德华雇了一顶六人抬的大轿子，但在陡峭的山路上，六名汉子无力抬人，只得抬着空轿子上山，爱德华也只能随同六名轿夫步行上山。爱德华在游记中说：“六个汉子才能将我的空轿子抬上金佛山，这也是第一架翻越金佛山的轿子。”

2

我们一行沿着山路上行。前几天刚下过大雨，山路被冲刷得很干净，水流过的地方形成了一条条小沟。扇子坪上的老屋是全木构建，新建房屋则都是砖木结构。公路正在往上修筑，不久的将来，人们可能不用再翻山越岭，就可以直接开车进山了。

山路很长，又没有台阶，我们只能在乱石小路上一步步蹬踏前进。虽然汗流浹背，但也很乐趣。秋天的山，野果子是丰富的，野梨挂满枝头，我们用登山杖敲打几下，梨就掉了下来，但这种沙梨没法吃，只能啃个小口吸其汁液，品一品甜甜的滋味。小蛇竹叶青潜伏在脚下的路旁，前面走过的人没发现，后面的人却被吓得大声惊呼，引来众人一起拍照围观。

四个小时的攀爬，我们终于到达与石

人金鸡等高的位置。但是，我们还得横移穿过一片森林才能到达那里。山色开始明朗起来，云雾似乎被我们的虔诚感动，让我们能够朦胧地看到百米开外，但仍然无法俯瞰群山。

汗气与雾气凝结，迷离了双眼，似乎这山、这人、这空气被什么东西粘住了一样，需要一次冲洗才能通透。正值正午时分，我们希望太阳驱散雨雾，以便能够极目远眺。

行百里者半九十。不到一里路的横平山路，仍然充满了乱石和荆棘，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翻石越坎。我们钻过一条石缝隙，到达一个仅十余平方米的巨石平台。这里就是石人金鸡所在地，但这个石头并不是石人和金鸡，而是石人的脚后跟。转到石人前面，另有一块巨石凌空独立，与石人相对，形如金鸡。石人与金鸡高约20米，横空出世一般，屹立在绝壁下，如斯已经亿万年。

云雾在两石之巅缠绕，时而隐匿，时而暴露。两者之间，有一处与基部平齐的石墩子，人们称为鸡食盘。石人喂金鸡之名就是由此而来。

3

站在狭小的平台上，上可以仰望金佛山桌山绝壁，下可以远眺山下云海。云雾飘散，忽来忽去，行踪不定。我们期待云开雾散，一览群山。但是天公不遂人愿，我们等来的不是云雾散去，而是一场高山暴雨。

中午一点左右，驴友们摆足了姿态，拍足了照片，把石人、金鸡和鸡食盘都绕行了几圈。忽然，雨点骤然而至，我们在雨中奔跑，寻找避雨的地方。石人巨石下，正好有一处突出的岩头，像屋檐一样，我们七八个人都站在岩檐之下避雨。山

雨欲来风满楼，一阵狂风掠过，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倾泻而下，似乎要把整个山体洗刷一遍。那些飘散而零落的云雾，被突如其来雨点打得粉碎，一阵风似的散开，然后不见了踪影。原来空蒙的山体，一下子呈露在我们眼前，近处的叶片、远处的树顶，都在我们面前一览无余。

雨点打在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沙沙声整齐而平滑，整个山野，再也听不到一丝杂音，连风声都没有。驴友、石人和金鸡都在侧耳倾听，像是欣赏音乐。这些沙沙声，把我们带进一个空灵的世界，似乎这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妙的声音了。

大约一小时后，雨势渐小。对面的最高山峰，如水洗一般清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它就是金佛山顶峰风吹岭，离我们如此之近，似乎伸手可及。这哪里是一场雨，分明是一次给大山的洗礼。整座大山，在大雨冲洗下，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生机勃勃。

石人和金鸡或许见惯了这些风雨，但远足的驴行者，却鲜有机会欣赏到大雨洗山的场景。

洗山，难道不也是一次洗心么？

回望松藻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田仁海

松藻煤矿关闭快五年了，现状如何了，有一种迫切的心情想去了解。说起回松藻，我一下子来了兴趣和热情，毕竟那是我家三辈人曾工作生活过的地方，且我离开松藻煤矿正好十年。

1958年，松藻煤矿在建设热潮中应时而生。为了多采煤、采好煤，为祖国的能源事业做贡献，当年许多有志青年，从四面八方会聚到了松藻煤矿。他们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煤炭事业，也在矿山安家落户并生儿育女。六十多年来，有些儿

女继承了父母辈的衣钵，成为“煤二代”“煤三代”。

当年，矿山的建设者们艰苦奋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硬是在坚硬的岩壁上，建设了一座号称“小山城”的繁荣煤都，从这里把优质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往祖国各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光发热。

重回松藻，我选择坐班车。我沉浸在回忆中，车子很快就到了安稳镇。转车时，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坐上一辆面包车。司机告诉我，现在去藻煤矿的人太少了，平时都要等两个小时，至少有五个人才会发车。车子一路颠簸，不知不觉就到了松藻煤矿车坝子，曾经停满大小车的车坝子，现在只有稀稀落落的几辆车。“门前冷落鞍马稀”，矿区的生活节奏也变慢了。

从车坝子到矿部办公大楼，当年载客的三轮摩托，如今也已不见踪影，我只好

一路步行。来到松藻公路大桥北桥头，映入眼帘的“渝新能源公司松藻煤矿”招牌已经陈旧，让人恍如隔世。沿途，公路两旁只有二三个门面在营业，一路上也不过十来个人，而当年这里曾经热闹非凡。

矿部办公大楼前，有矿部球场和广场，是矿工娱乐、活动、集合的主要场地。如今，偌大一个广场，竟不见有人活动，只有几个行人匆匆而过。

下午，我决定去离矿区10公里之外的三风井机运队。机运队在海拔800米的山上，原有职工60多人，办公室、职工宿舍、广场等设施一应俱全。此外，这里还有为矿井通风的抽风机，为排矸服务的绞车房就设在其中。

我搭朋友的车从矿部出发，途经老鹰嘴时，只见整个山体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锚杆和锚索，像天网一样守护着滑落的山坡。沿着陡峭的山区公路，不到20分钟就来了机运队。

进入机运队区域，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以及矿车与钢轨的碰撞声，显得非常安静。办公楼、职工宿舍已破烂不堪，井口封得严严实实，与昔日的景象形成强烈反差。匆匆走过整个区域，登上轮子坡梯步，只见野草丛生、乱石堆积。走了半个小时，

来到堆码矸石的山顶，几百亩荒地上，一排排梧桐树郁郁葱葱，略显生机。在矸石山的一侧，一台综合挖掘机正在作业。

晚上，又来到松藻公路大桥。松藻公路大桥横跨松坎河，连接着矿部和文化区，1986年建成通车，也是松藻煤矿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行至大桥上，桥头家属楼透出的灯光映照着大桥，才显出一点生机。

第二天上午，我从大桥走过，迫不及待前往曾经住过的文化区六号楼。跨越铁路天桥，路过大学生公寓，爬一会儿坡，便来到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当年该幢楼住了38户人家，现只剩下一户还在坚守。随后，我又转悠到昔日人挤人的农贸市场，原来这里有专人管理，如今只看到几个老年人在打牌娱乐。一路走来，到处都干净整洁，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

返回重庆主城前，我又去看了曾经为煤矿“添砖加瓦”的工业广场，只见大门已封闭，四处空无一人。在原运销科值班室处，政府设置了防洪观察点，同时也对工业广场进行守护。

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房屋、广场、小路都还在，但却已物是人非。

站在铁路天桥上回望松藻，这里的山水草木我依然熟悉，煤矿工人质朴坚韧吃苦耐劳的精神仍激励着我。回望松藻，令人欣慰的是，居住在松藻煤矿的人们安享生活；回望松藻，思绪随着松坎河远远流淌……

